

陶靖節集卷之九

柳 何孟春注附

四八目

集聖賢群輔錄下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

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

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

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杜
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
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邛彤字偉君 東郡
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陰
侯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
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遠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
軍高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慎靖侯南陽

劉隆字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
潁川姚期字次况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
卿 捕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
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
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
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

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俊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

衡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終馬武論

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成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

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

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

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傳俊堅鐔

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邛彤劉植臧宮劉隆與傳序

及此所序中間多不合不知顯宗所

圖畫於南宮雲臺者本第竟誰是也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密有

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為河西大將軍內撫吏

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

漢書及善文後漢書列傳帝高融功封安豐侯遂

以次封諸將竺曾為助義侯梁統為

大鴻臚常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

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

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决録後漢書有常彪傳

光祿大夫周舉後漢書有傳字宣光汝南人光祿大夫杜喬傳字叔榮

河内光祿大夫周栩尚書欒巴傳字叔元魏郡人青州刺

史馮羨 兖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

史張剛傳字文紀捷為人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

遣八使皆選素有威名者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

八使見張璠漢紀後漢周舉傳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

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剛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竝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於是八

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平輿令常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輿令吏

民立祠 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捷為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棄

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不好

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

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後漢韋彪傳載義即彪族子少與二兄齊名二

兄謂順豹而不載其父名非此不知其父之為清河守也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為司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為

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為公賜子彪字文先以太中大夫為

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弘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

子以德業相繼為三公見續漢書范曄論曰楊氏累業載德繼踵

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常平方之蔑矣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為司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為司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

空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為

右袁氏四世五公汝南汝見續漢書華嶠曰袁公

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埋楚獄未嘗鞠人於賊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

不亦宜乎又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

貴不及楊氏也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 京兆常著字休明 汝南

袁閎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字子

雲 此與前李曇字子雲 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為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

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後漢

徐穉傳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使射胡廣等上疏 薦穉等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

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 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郅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俵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

版未行俵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俵妻於柩側下帷

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

止者莫卬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

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忠誠太

傳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 侍中

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弘

右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模楷司空山陽高

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

甫天下良輔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水凌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沛國潁陰荀

翌字伯條天下好交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稽古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天下才英趙

謂趙典名見而已

右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有之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和雍太常陳留圍

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

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清苦

陽平劉儒字叔林天下珪金冀州刺史陳

衍字孟喜天下雅志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

肅字恭祖天下卧虎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天下

通儒宗

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

海內貴珍陳子鱗

衛尉山

陽高平張儉字元節

海內忠烈張元節

太尉掾汝南細陽范

滂字孟博

海內寒謬范孟博後漢書作征羗人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

文有

海內通士擅文有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

海內才珍孔世元後

漢書云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內彬彬范仲真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暉字公孝

海內珍好岑公孝

鎮南

荆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海內所稱劉景升

右八及

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少府卿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

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

郎

中魯國蕃嚮字嘉景

海內脩整蕃嘉景蕃音皮

北海相陳留平丘

秦周字平王

海內真良秦平王

待御史太山奉高胡毋班字

季皮

海內珍奇胡毋季皮

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

海內光光劉子

相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

海內依怙王文祖

陳留

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

海內嚴格張孟卓

荆州刺史山陽

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明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厨後漢

書無劉翊有劉儒厨者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

俊錄黨錮傳云桓靈之間主荒政謬正直廢放和

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

大丘長穎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後漢陳寔傳寔有子六人紀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每室府辟召常同時施命

之見甄表狀及抑鄆淳紀碑

太厨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

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廡方亮

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三為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狀詡博覽群籍兼好黃老古

年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

明允真亮與大將軍竇武志臣太厨沛國施延字君

子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少府穎川李膺字元禮狀

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非司隸沛國朱

法不言英聲宣於華夏高名冠於縉紳

寓字季陵一名詡右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

後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海

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狀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

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

二十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

也或遣進奏或親候從儒林歸伏寃極篇籍司空清

河房植字伯武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

文相魯晏嬰在齊清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狀肱稟

風高節不是過也

立性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太尉下邳陳球

六藝窮通窵微行陰華夏名播四海

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孝靈中年司空山陽王暢字

叔茂狀暢雅性貞實以禮文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

龍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未嘗見齒每至

州郡表其門閭徵聘不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狀儉

就年七十二終於家

忠直閨門孝友臨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狀玄合

官賞罰清亮絕俗

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徵士樂

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

安冉璆字孟玉狀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

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

時陳仲舉李元禮陳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狀固當

仲弓皆歎其高風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異惡直醜有道太原郭泰字

林宗狀泰器量弘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群儒

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

和有處子賤之風上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姿

書陳損益辭切情至高亮幹輔國朝忠蹇聘士豫章徐稚字孺子狀稚妙

正直之節播於京師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樓度遼將軍

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遠伯玉卷舒之術安定皇甫規字威明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

谷敦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

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為度速將軍幽并清靜吏民

一人為即辭不受願徒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

續漢書後漢書皇張段列傳與皇甫威明張

然明並知名顯達涼師稱為涼三明明云

常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常子才之二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

盜賊一人病不能去 乙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

之號常三義見三城 少錄

荀儉字作慈 漢侍中 弟緄字仲慈 濟南相漢光祿

六十 緄弟靖字叔慈 高士傳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

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靖弟燾字慈光 舉孝廉

弟汪字孟慈 昆陽令 汪弟爽字慈明 董卓徵為平

勳司空出自巖藪九十三 爽弟肅字敬慈 守舞陽令

肅弟專字幼慈 司徒掾年七十

右朗陵令穎川荀季和字荀淑 之八子並有德業時

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

穎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

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 北海耆舊傳稱孚

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 孚弟恪字允

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讓 恪弟達字義則 達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

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

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夏隱字叔世 州

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 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靈桓之世

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 位至兗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第五巡

字文休 興先之字興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 上計掾

杜陵韋端字甫休 位至涼州牧太尉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為三休並以光 and 元年

察舉見三輔决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群字

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

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魏武為丞相辟懿與太子遊處魏國既建遷太子中

燕子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

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渡

冲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七賢

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竹林名孫

統又為讚宋顏延年五君詠述七賢

吳範相風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歷 劉惇占氣

惇字子仁平原人 事孫輔以趙達筭 河南人治九宮

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 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

立成對問若神範 皇象書工書中國善書者不能及

也 嚴子卿棊嚴武字子卿衛尉峻 宋壽占夢十不曹

不與畫御坐權以為真 龜手彈去方知其非也 孤

城鄭姥相見王粲於童賤謂仕必至師傳後為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錄載皇象等及範惇達八

陳留董昶字仲道 琅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

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孚字遙集朗率多通穎

川庾數字子嵩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

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晉光逸傳逸渡江

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數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

於戶外脫衣露頭於尚寶中覽之而大呼與飲不捨書夜時人謂八達據此則八達者無董昶王澄庾數字法龍及阮瞻而瞻弟孚與焉故記之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 裴楷字叔則徽弟三子晉 裴綽

字季舒楷弟長 裴璿字國寶楷子中 裴邈字景初楷

欽子太傅 裴遐字叔道璿子太 裴康字仲豫徽弟二

左司馬 裴頠字逸民楷孫季子晉 王祥字休徵晉太 王戎

字濬冲父渾涼州刺史 王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 王

導字茂弘覽孫裁子敦 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 王衍

字夷甫父以平北將軍戎從弟太尉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子

玄字眉子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琅琊八王聞之於故老世說裴王二族盛於魏晉

之世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方王戎裴邈方王玄裴康兄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當作湛字處

冲湛子東海內史當作太守承字安期晉書自昶至承以為祖不及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此驃騎將軍孫子不如父

也贈官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坦之官中書令此也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

伯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預子散騎常侍錫

字世嘏晉書預傳錫終尚書左丞從前未嘗官常侍錫子光祿大夫又字

弘治晉外戚傳又字弘理襲爵辟公府掾為丹陽丞早卒金紫光祿大夫其追贈官也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世說

注中興書曰自王澤至坦之六世盛德夫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

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此陶公自言所聞於世大畧如此晉而上人物

自青竹集卷九

傳聞於今群分如此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

類者錄固未能盡也

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

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春惟古人行

或但言其爵與邑里而不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

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其出處行事為何

許人者多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温之所遇彼

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噤不

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邂逅失之孟

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

與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

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

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

為善而已矣子元紫垢曰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

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顧曾元舉扶

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曰予惟不食嗟來

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季札去徐道旁有遺金顧

采薪者取彼金采薪者曰五月披裘而采薪寧是

拾金者乎不顧而去崔杼弑其君邢蒯賸驅車入

死之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

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童子之知禮也餓者之

節也采薪者之廉也僕夫之勇於義也去先王之

教未遠以然乎而其名皆不可得而知也惜哉今

之士大夫於此有一馬則可以垂榮譽矣今以童

子之見加人鮮不怒餓者誰不忽之采薪為御

僕固士夫之所耻也而所行不然方且刻畫馬標

榜焉以自矜銜於

世不又可歎也哉

八儒

旬青

集卷九

三

孫少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紀細
之儒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
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
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
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踈通致遠之
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公羊氏傳樂
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詩定之方中傳引
仲梁子曰初立楚
宮也鄭志張逆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
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

故言魯人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

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漢書儒家者流蓋
出於司徒之官助

人言其全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

為之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

辭表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劔尹
文之墨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
墨以堅白比苦獲以齒鄧陵子之墨漢書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
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者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
大射是以上賢宗祀遠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
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周此其所長也及蔽者
為之見儉之利曰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
踈春按此載八儒三墨出韓非子韓非子謂孔墨之
後儒分為八墨雜為三其言云云已上所載雖不盡
同然大段錄之彼書者也宋子京記集後云八儒三
墨二條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四八目之末陶自
為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間於世者蓋盡
於此即知其後無餘事矣此記春已具附錄而摘注
於此以信
其說云

陶靖節集卷九

陶靖節集卷之十

柳何孟春注附

附錄

靖節陶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年撰宋書顏延年之字

延年

夫璿玉致美璿一作璇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
杯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

而至者物之藉也藉資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薄賤也

若乃巢由之執行巢父許由皇甫謐高士傳曰堯時

夷皓之峻節伯夷四皓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繇世

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一作其

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

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文選無乎字有晉徵士

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王應麟曰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

通鑑綱目所書同一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忘南史立傳非也

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一作愈見其嘿少而

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并曰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

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殆不如宣王忿曰曷為去親而事君對曰非

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之賈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

之懷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往候適府檄到以義守令義捧檄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

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一作遠灌

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紉劬締蕭以充糧粒之費

穀梁傳寧喜出奔晉織紉即鄂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約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締蕭

而食者注蕭蒿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

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恬曠苦不足言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

忘貧者歟莊子至貴國爵屏馬又有詔徵著作郎稱

疾不赴文選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

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一作柴近識悲悼遠士傷情

其然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詞曰

物尚孤特一作生固介立介特也豈伊時構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古遙集韶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

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

深簡潔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文選作默置豈若夫子因心

遺事一作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文選注世霸謂當世而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

彛不隘不恭辭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

限長卿棄官稚賓白兔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病免

曰清居之士太原則即相字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

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夫

通莊子知志是汲流舊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

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史記

曰憲貧也人否其憂否即不子然其命隱約就閒遷

延辭聘非直也明一作是惟道性淮南子糾纏幹

流服鳥賦幹流而遷或推而冥漠報施甲魏武文庫

史記天之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文選注言孰云

善人何如哉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天道常與仁人

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謂天蓋高胡譽

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真年在中身疾病一作瘖疾

視化一作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幽

告終也係向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靖一作節式導

遺占占口占漢書注謂口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

却轉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

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

隣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念昔晏私舉觴相誨獨正

者危至方則礙文選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

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而發遺一作衆速尤迕風

先蹶韓詩外傳草木根芟淺未必極也飄風與暴雨墜則極必先矣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徽一作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馬而終

智馬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黔婁事見注展禽其

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康黔婁謚也

嗚呼哀哉晉中興書載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陽常

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

陶淵明傳

梁昭明太子統撰梁書武帝子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晁氏曰陶淵明一名

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縝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為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

馬晉書隱逸傳又有淵明少有趣博學善屬文類

脫不群任真自得晉本傳此下有為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一本無因以為號焉間靜少言不慕榮

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恪情去留環堵蕭然不

可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為州祭酒在晉安帝末年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因

玄纂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位故

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

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

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

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

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去

賦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

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

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

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元

案垢曰蕭德施作淵明傳云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杭是

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為乎有妻子種杭之請耶

容齋隨筆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

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

十畝種杭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

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歲終

自免去職所謂秫杭蓋未嘗糶粒到口也悲夫

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

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晉本傳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云云

兒本傳作人蓋晉人言語人多作兒桓温經王敦墓曰可兒可兒與此鄉里小人之兒並是人字

曰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晉本傳在義熙三年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

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魯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

徵著作即不就

晉本傳潛既絕州郡觀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

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家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

觀而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

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

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

一作籃輿既至

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

晉書刺史王弘以毛熙中臨州

甚欽遲之後自過馬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閭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

為榮邪夫不詣以為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

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續晉陽

秋云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

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本傳又云弘要潛還州明所乘潛云吾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

門生二兒共與之至州而言笑賞識不覺有羨於華
軒也弘後欲見潛於彭澤間候之至酒米之絕
亦時相瞻其親明好事或載酒肴而至潛亦無所辭
馬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唯不喜營生業家務悉委之
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
先是顏延之為劉柳

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

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

一作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

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茗溪漁隱叢話東坡在潯州時

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

督郵卜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
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
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
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
足也顏延年送錢二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
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嘗九月九日出
直睢陽蘇合彈與蟻蝗糞丸比哉

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

就酌醉而歸續晉陽秋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淵

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無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

弄以寄其意晉本傳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貴賤造

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

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

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

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

貴其真也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周續之嘗為撫軍

真也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周續之嘗為撫軍

真也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周續之嘗為撫軍

真也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周續之嘗為撫軍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淵明

令與周續之俱隱柴桑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淵明

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

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

讎校所任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

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曰

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

晉宋人物又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千金之
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
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摠其情然後棄人間事
導引辟穀託意寄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
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
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
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
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
播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
之大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
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言語之
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
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
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
世者適足為後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
人嗤笑之資耳

三初寬曰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其冬
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以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
年卒是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太子傳
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
以曆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張續云先
生辛丑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証則先
生生於壬子至辛丑為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
七十六併記之春按詩開歲倏五十字十字決是日字
之誤此傳明載先生卒時年六十三而初寬謂不
載壽年何也先生生乙丑終丁卯蓋無可疑者矣
世號靖節先生春按此傳不創自統考統所為集
序乃其點定而編之於是集者也

雲仙散錄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常聞田水聲倚杖
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洗荆

棘此水過吾師文人矣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
多以春秋米雜投之曰少延清歡又云淵明日用
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
何以充腹淵明別傳今無聞春謹採所載於散錄
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趙峯與賓
退錄云散錄引書百餘種而其造語盡做世說若
集諸家言語豈應一
律始實容齋之說
白樂天訪陶公舊宅序予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
渭川間居嘗有劾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
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咏鸞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

陶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亦惟孤竹子拂衣首
陽山夷齊終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
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更不起斯
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
目想心拳拳昔常許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
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
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
籬下菊但餘墟中烟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
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困學紀聞朱文公曰陶公
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魯
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耻事新徂擊苦不就舍
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世為晉臣自以公相後
每懷家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
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辯隨還鳥泯見廬山
記集
不載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撰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
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
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
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
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
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

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

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亦慶弔之

相及尸子慶者在閭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

士競之若洩尾閭莊子注尾閭東海水洩處王之在山以見珍而

終破高士傳齊顏蠲曰王生於山制則蘭之生谷雖

無人而自芳說苑孔子曰芝蘭生於故莊周垂釣於

濠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伯成躬耕於野莊子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或貨海東之藥草列

見之則耕在野問之耕而不顧

傅安期生瑯琊阜 或紡江南之落毛列女傳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

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續為衣也 譬彼鴛鴦一作雛豈競奪鴛鴦之肉子

鷓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猶斯雜縣寧勞

文仲之牲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注爰居雜縣也縣音故涓切

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

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

其言豈不痛哉漢書本傳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左傳楚子

觀兵於周郊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霍侯駱乘禍

起於負芒漢書宣帝初立大將軍光駱乘上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及光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

霍氏之禍萌於駱乘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

汾陽之心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往見四子於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共天下

焉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有道士浮丘伯引上嵩山仙去 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

毛而况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璿

而謁帝漢書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璿宣室因感鬼神事問之帝為前席 或被褐而

負薪高士傳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李子出遊見道遺金顧而曰取彼金公曰吾被裘而負薪

取遺金 鼓柁清潭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漁父過

者哉 不復 棄機漢曲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抱甕而

與言 前輕挈水若抽其名曰桴丈人曰有機械者情不在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不為也 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

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

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

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

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

孰能如此乎昔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

之不若蕭統云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

云此言盡之矣 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

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

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

端漢司馬相如傳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

賦勸百而風一猶騁節衛之惜哉亡是可也東坡曰

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
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庸懦夫可以立
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
柱史老子嘗為此亦有助於風教也朱子曰陶淵明
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
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
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
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諫輦瓢之樂也
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
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
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辭時亦
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

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
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趣以自絕食薇
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
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同日
語乎春按以靖節為老莊語出朱子而真氏為之辯
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輕議
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語又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
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
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
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駭也

北齊陽休之序錄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當作
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

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
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
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
終致志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
遺好事君子

宋朝宋丞相私記

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
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

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
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集次之七其錄有十卷者

即陽僕射所撰

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為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

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

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為一卷或題曰第一或
題曰第十或不置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
喬以下為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
家卒不知何者為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

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審
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
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為說曰書籍所載及
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即知其後無餘
事矣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即其素所聞或經傳
所出以結前意此二條既無後說益知贊附之
妄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晁
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類
延之誅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
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
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魏文志潛

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書目有潛
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
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
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書靖節先生集後

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
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
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寢訛復多脫落後人
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梁本以事雠校
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

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為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大

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

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

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

日思悅書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為靖節年譜張演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

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

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春按思悅曾李裡詩

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編淵明集已說見前吳仁傑所為年譜張演辯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淵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後有記者云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真者方其為

貧也則求為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掛冠而歸此所以為淵明設使詩文不工猶當敬愛况如湑金璞

玉前賢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毀於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月日記不著

名氏世本李公漁注此不知公漁之所載者誰歟按茗溪漁隱記其家藏靖節集乃宣和壬寅五仲

良知信陽日所刻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誤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

禮一作禮之類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如庠鈞為庚鈞曼容為曼容之類凡改正二百二十首六

字勸此序其書實刻在前記前文獻通考載靖節詩註四卷番陽湯文清公漢撰自叙云陶公詩精

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徂擊震盪之舉又

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場水之間又以荆河繼二跡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已

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
已平生危行言遜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
亂以庾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
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有可使入增祿而
歎也余竊窺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
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
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關
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上貪榮祿事豪侈而高
談名義自方古人余未之信也今不見其全書與
草廬大集有陶淵明集補註序云予嘗謂楚之屈
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
四君子者其制行也同其遭時也同而其心
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為韓而斃呂矜
秦者子房也欲為漢而誅曹矜魏者孔明也雖未
能盡如其心然亦畧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觀諱
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

也畧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歿
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忠言以泄忠憤此予
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
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
悟者尤鮮其泊然冲淡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
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
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所注而
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
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
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
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
倘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
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
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
若麟補注出近世而春亦未之見據吳此序其
書必有可取故附於此庶翼博洽有所考焉

集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作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桐螭清話曰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又曰詩所貴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

邊者百無一也什齋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黃山谷曰血氣方剛時讀淵明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持

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嚴滄浪詩談曰漢魏古詩氣象

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

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
耳許彥周詩話曰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
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
詩無一點媿辭所以能爾
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

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

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
輒病

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

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

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

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西清詩話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

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

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曾中之妙耳無韓之

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捫蝨清話曰山谷嘗謂人曰白

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為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樂道而語不

近子厚氣悽慘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相似也蔡寬夫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

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慣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羸軒冕者然榮辱得失

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且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詩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

情但不文耳雪浪齋日記曰為詩欲辭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又曰右丞蘇州皆學陶正得其自在謂

看淵明
維常應物也

湯龜山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

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東

澗曰古今詩學冲澹間遠惟陶淵明為難到

朱晦菴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

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

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

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韻語陽秋陶

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諸駁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不口

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平澹識者
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粘
平淡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茨言到平淡處甚
也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
然處則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
善矣

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局促塵埃無由到古
人佳處又曰常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
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
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又好名常則自在

陳后山謂右丞蘇州皆學陶正
得其自在而晦菴之言又如此

陸象山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

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又曰李

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以陶與李杜

無媿而况
傲骨仙乎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

辭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西山此論尊陶至矣
然淵明實不愧此

魏鶴山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

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

之名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

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